

HANS CHRISTIAN 安徒生奖

任溶溶主编

ANDERSEN AWARD

# 国际安徒生奖



## 捣蛋专家

TANTEN

1974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瑞典】玛丽娅·格里佩/著

王映红/译



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

# 捣蛋专家

1974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

【瑞典】玛丽娅·格里佩/著

王映红/译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捣蛋专家 / (瑞典) 玛丽娅·格里佩著；王映红译

-- 兰州：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6.7

ISBN 978-7-5422-4071-2

I . ①捣… II . ①玛… ②王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 . ① I53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880 号

Text © Maria Gripe, 1970

First published by Bonnier Carlsen Bokförlag, Stockholm, Sweden

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Rights,  
Stockholm, Sweden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8-2016-051

出版人：王永生 责任编辑：郑屹  
丛书策划：陈莹 特邀校对：蒋静曦  
统筹：刘义良 装帧设计：赵宇  
内文插画：老老老鱼

### 捣蛋专家 DAODAN ZHIRANJI

[瑞典] 玛丽娅·格里佩 / 著 王映红 / 译

出版发行：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  
(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印 刷：人民今典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：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：6.5  
字 数：130 千

版 次：2016 年 7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2016 年 7 月第 1 次

印 数：1~10 000 册  
书 号：ISBN 978-7-5422-4071-2  
定 价：18.00 元

## 目 录

### CONTENTS

* 第 1 章	火车上的奇遇	1
* 第 2 章	索尔维克度假村	39
* 第 3 章	从天而降的阿姨	45
* 第 4 章	倒霉的阿尔瓦	78
* 第 5 章	阿姨的新工作	96
* 第 6 章	“吼吼油”是万能的	111
* 第 7 章	哲学家和天才	118
* 第 8 章	雷雨之夜	135
* 第 9 章	夏季盛宴	147



·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·

## 第1章

### 火车上的奇遇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程都得站着吗，卡尔-亨里克？”

“看样子恐怕是这样……”

卡尔-亨里克·林德双手提着沉甸甸的行李，感觉胳膊被拽得越来越长，但他确实找不到空地放下行李。火车上满满当当的全是人，举手投足



间不是碰到这个的行李，就是撞到那个的腿。照这个拥挤的程度来看，等到火车停下时，想下车的乘客可能压根挪不动脚。

林德先生看了看四周：“弗兰斯！弗兰斯跑哪儿去了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”

“早知道这么挤，真不该带小孩出来，简直是受罪。”林德夫人说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人群中响起了一个恼怒的声音。

那是弗兰斯的声音。他听到了妈妈使用的那个指代他年龄的极具侮辱性的词：小孩！尽管他同意妈妈说的，在这个时候挤上这列拥挤的火车去乡下真是愚蠢之极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称呼他为“小孩”，这真是一种明目张胆的诽谤。

“你应该跟列车员谈谈，卡尔-亨里克，”林德夫人继续着前一个话题，“让他们多挂几节车厢。挤成这样，简直受不了。”

这时她看到了弗兰斯。

“原来你在那儿啊！快到我这儿来，小朋友，别被挤散了。”

“嘶——”弗兰斯夸张地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声

音听起来就像汽水瓶开盖后冒出的气泡声，或是蛇受到威胁发出的恐吓声，“小朋友”？天啊！“挤散”？笑话！就在这种挤成一团，既不能前倾又无法后仰的地方？过道上全是坐在行李上的乘客，把路堵得死死的。人人拉着脸，有些性子急的人按捺不住，气得直嘀咕。

就在火车徐徐启动之时，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过道上。

“我不想杵在这儿挡了别人的道，请借过一下。”她一边说一边飞快地在人群中穿梭。一开



始大家没回过神来，等反应过来时她已走完了整个过道，来到弗兰斯一家人面前。林德先生和夫人为她让出路，但弗兰斯被激怒了，他挡在路中间不让她过去，这种小伎俩他一眼就识破了。对这种阿姨辈的人他一直都保持着高度警惕，才不会轻易上当呢。

“嗨，伙计！你在卖点心吗？给我来5袋！”

女人指着弗兰斯提着的篮子。

“不是点心，”弗兰斯喃喃回答道。奇怪，对抗这个人的想法突然不知跑哪儿去了。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
“是一只乌龟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不，没必要说太多，这和她有什么关系？但她仍饶有兴趣地看着篮子。

“是吗？我喜欢乌龟，能让我看一看吗？”

弗兰斯同意了——他也不知为什么会同意，他小心翼翼地揭开盖子。女人低头瞟了一眼，用非常专业的口吻点评道：“脖长肩宽，背甲饱满，好品相！平时难得一见呢。它有牙齿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对，乌龟不长牙的……它叫什么？”

“凯撒。”

“对了，我们何不坐下来慢慢说，这儿连站都站不稳呢！”

“对啊，”林德夫人好不容易插进话来，“我也在想，为什么不坐下来慢慢说？可到处都挤得满满当当的，哪儿有空座啊？”

“当然有啊，”女人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，“空座多的是。”周围响起一阵窃笑声。

“反正我们找不到空座。”林德先生说。

女人微微笑了一下。

“这事我能搞定！跟我来！”

林德先生和林德夫人早已累得精疲力竭，对这种提议自然没有任何抵抗力。

“照这位阿姨说的去做！”林德先生轻声说。

弗兰斯立刻跟在她身后，他想阿姨应该是看在乌龟面上，不想乌龟被挤坏才这样做的。弗兰斯后面是林德夫人，最后是拖着大件行李的工程师林德先生。

“拿行李的人殿后！”阿姨说，“好了！前进！”

她抬起胳膊摆了一个前进的优美姿势，挥出



去的手差点打到一个站在路中间的中年绅士的身上。

出发了。

很难想象这一行人是如何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突出重围的，但他们确实做到了，当然，所到之处激起了一阵又一阵愤怒的抱怨声。

“这儿，我们有座了！”阿姨突然停住脚，“位子靠近餐车……还行吧？”

“这儿不也满座了吗？”林德先生说。

“哪有？把那些东西挪开就行了……”

“这些座位是被人占了的！”林德先生快失去耐心了。

“那是我的东西！”她指了指靠窗的两个座位，每个上面放着一顶帽子。

林德先生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。

“那是你的帽子？我的意思是……你占的位子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但那是两个……？”

“我是占了两个！”

“这儿是吸烟车厢吧，卡尔-亨里克？”

“到时我衣服上全是烟味儿，”林德夫人说，“头发上也是……”

“我在禁烟车厢也占了两个位子，你们也可以去那儿。”阿姨说。

“那太好了。”林德夫人说，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行。

林德先生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好在座位就在下一节车厢。他和夫人面对面坐了下来。

“但是弗兰斯怎么办？他坐哪儿？”林德先生问。

“我和他去别的车厢坐。”阿姨说得很轻松，之后她带着弗兰斯离开了。

“占这么多座真的好吗？”林德先生神情倦怠地看着妻子。

“怎么这么说话，得亏了她这么做，不然我们现在还站着呢……”

“但占这么多座位……也太为所欲为了吧。”

“你哪里看出她占多了？”

“至少占了6个吧……好在她去别的车厢了，真是个奇怪的人，你说呢？”

“不要以貌取人，卡尔-亨里克！她是个好人，这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。当然说到衣着，品味确实有点奇怪，但也无可厚非，我们这个时代，人人都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穿衣打扮。只是，她头上戴着那么大一朵花，再加上两只巨大的海盗耳环，太累赘了。”

“就是，太累赘了！”林德先生疲惫地说。

弗兰斯和阿姨过了好一会儿才选定了满意的座位，阿姨很有先见之明地在每个车厢占了至少两个座位，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两个靠着窗子面对面的单人座。

“你很难事先知道会坐在哪个位置，”她解释说，“所以占座很有必要。火车是往这边开、还是朝那边开，会遇到些什么旅伴，只有等你坐下了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位子不错。”

“是的！”弗兰斯说。

“把青蛙给我吧，我把它放到你头上的架子上去！”

“是乌龟。”弗兰斯一边把篮子递给她，一边纠正道。

她怜悯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动物才不在乎人们怎么称呼它们呢，”她说，“只有老学究才喜欢较真。”

弗兰斯把座位正中用来占座的帽子移开后坐了上去，阿姨则“咚”地一声径直坐在位子上，压根没管屁股下有什么东西。

“你的帽子！”弗兰斯惊叫起来。

阿姨站起身，帽子已被压扁了，但她似乎毫不在意。她抬起窗户，把帽子潇洒地扔了出去。

“要不要拉紧急制动？”弗兰斯下意识地问。他不由得想起如果是妈妈的帽子压扁了，她会怎么做呢？说实话，他完全想不出来。



她把窗户重新关上。

“我是故意扔的，”她说，“你可以注意看它在风中是如何飞的。”

吧？”弗兰斯问。

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。

“我有好几顶帽子呢，如果你想看，我可以

再扔一顶。”

她一把抓过放在弗兰斯座位上的帽子，打开了窗户。

“你来还是我来？”

“我还真想试试呢。”弗兰斯说。

“那你来吧，不过要先把帽子弄扁一点，这样更容易飞起来。”她将帽子放在膝上，毫不留情地“啪啪”几下，拍打成她想要的形状。

“好好的帽子，扔了会不会太可惜了？”嘴上虽这么说，但弗兰斯心里挺高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这些帽子不会太贵吧？”

阿姨显然不在乎这个，相反，她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减轻行李的方式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只有一个脑袋瓜。”她指了指头上戴的那顶帽子，“所以其余的帽子对我来说，除了用来在火车上占座外，真的没有多大用处。”

说到这儿，正好一阵风从打开的窗户刮了进来，把一位正在看报纸的先生的头发给吹乱了，领带也飞起来了，和着手中的报纸“噼噼啪啪”打在他脸上，这可把他给惹火啦。

“快把窗户关上！”他的语气极不友好，“你们这些人，多少也为别人考虑下吧！”

弗兰斯有点不安，但阿姨神态自若，一点不为所动。

“我考虑事情时，只关心那些重要的事。”她是对着弗兰斯说这句话的，眼睛却漫不经心地斜睨着那个不满的乘客，他正手忙脚乱地想按住被风吹得到处飘扬的领带。看着他的窘态，弗兰斯“扑哧”一下笑出声来。那位先生猛地一声从座位上站起，头发凌乱，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。阿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把帽子递到弗兰斯手上：“快！”

弗兰斯将帽子扔了出去，它迎风打了一个漂亮的旋儿，他们正想看看它会落到哪儿，但那位乘客已经“噔噔噔”走过来，将窗子“砰”地一声拉下来了。

“谢谢！”阿姨礼貌地朝他笑笑，但他没有理会，真是不懂礼貌。

弗兰斯突然想起用来占座的其他帽子。

“我们要不要去把它们收回来？”他问。

“啊，急什么……”

“但帽子搁在那儿，就没人敢去坐那个座位，我的意思是，嗯，这种行为有点儿不为别人着想了……”

他的话让她陷入了沉思。稍后，她往椅背上一靠说：“你知道什么叫为别人着想？看问题眼光放长远点，我这么做恰恰是为他们的健康着想。人们现在坐的时间太长了，出门坐汽车、地铁，休闲时坐酒吧、咖啡馆，上班时坐着，回了家后在电视机前还是坐着，所以，如果能有机会锻炼一下腿部肌肉，对他们是有好处的。”

“这完全是两回事，”弗兰斯还想努力说服她，“一旦他们发现了那些帽子只是你用来占座的，肯定会气得够呛……”

阿姨盯着他，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“你是在训导我吗，伙计？你要知道，人都是有主动性的，没准现在他们已经主动把帽子拿开了呢。千万别低估了别人的智商。”

弗兰斯意识到他考虑问题挺肤浅，不够全面和深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生平第一次，他内心有了一种强烈的渴望——向别人学习的冲动——这想法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。